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六

伯陽甫論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韋氏曰西周鎬京也幽王在焉邠皮之所近也三川涇渭

洛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周伯陽父大夫夫天地之

氣不失其序也

若過其序民亂之也

過失也言民陽者不敢斥王

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

蒸升也陽氣在下陰氣在上陰氣迫之使不能升

於是地有地震

陰陽相迫地氣動

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

而鎮陰也

鎮為陰所陽失而在陰

陰在陰在源必塞

源塞國必亡

國依山川今源

夫水土演而民用也

氣通為演演猶潤也

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

氣通為演演猶潤也

不潤土枯不養故乏財用昔伊洛竭而夏亡竭盡也伊出熊耳洛出

近河竭而商亡商人昔衛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二代之

謂禁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精氣山

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潤枯朽而崩若國亡不過

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夫天之所棄不過其

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東遷謂平王遷於洛邑

單襄公論卻氏必亡

晉既克楚于鄆韋氏曰晉厲公伐鄭使卻至告慶于周

卻至晉婦温季也告慶未將事將行也未行王叔簡公

飲之酒王叔簡公周大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

也明日王叔子與諸朝卻至見邵相公與之語却相公

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與温季以為必相晉國相

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

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

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疆之皆宋之盟一也薄德而

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

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臯不由

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

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

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
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藥范不欲我則
疆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微無也言吾有

三伐伐功也三伐勇禮仁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

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

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

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

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荀林父也趙宣子

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荀也今藥伯自下軍往藥伯藥是

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趙藥也若佐新軍而升

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

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

非以讓也惡蓋其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

益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

其上獸惡其網為其害已民惡其上為其病已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

民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死焉

則能長利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

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在侈卿乎其

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傲之以晉而卻

至洮天以為已力不亦難乎也佻天不祥乘人不義

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勝之且卻至何三伐之

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民力所為以義死用謂之勇若富也

奉義順則謂之禮謂若管仲畜義豐功謂之仁謂若狐

偃輔姦仁為佻謂獲鄭伯而舍之姦禮為羞謂見楚

君而姦勇為賊謂逐楚卒夫戰盡敵為上守齟同順

義為上守和也順義順王義也故制戎以果毅殺敵為

果致果制朝以序成序次也朝不畔戰而擅舍鄭君賊

也棄毅行容羞也謂下趨也畔國即讎佻也即讎人謂

赦鄭伯欲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替廢也以吾

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

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乎卻至歸

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輿周大夫獄

與伯輿爭政王佐伯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按左傳

成十六年云晉侯使卻至獻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

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

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

明之可乎以二書參校則內傳之言簡而粹矣

單襄公論晉君臣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韋氏曰厲公州

遠步高晉卻錡見單子其語犯卻錡晉卿卻克之子

擥見其語送卻擥晉卿卻錡之族父苦卻至見其語伐

卻至晉卿卻擘之弟子温齊國佐見其語盡國歸父之

季昭子也伐好自伐其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擘

子國武子也盡者盡其心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

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

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

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自以定體足以

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日以處義足

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存在而足不步

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

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父其君在會步言視

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

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日以處義足以

踐德踐履也動履德行口以庇信庇覆也言行相覆為信耳以聽名者也

耳所以聽別萬物之名聲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

二為偏喪有咎咎咎及身也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視與

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

寔疾債高者近危疾速債賒也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啜

厚者其毒亟也今卻伯之語犯叔适季伐犯則陵人适則誣人

伐則拚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三怨

也拚與猶與雖齊國子亦將與焉於禍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

也

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招舉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聞過以自改

齊其有乎也言無也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

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

憂於晉

子叔聲伯論郤氏多怨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韋氏曰子叔聲伯魯大夫公孫嬰齊也謝季文子者魯叔

執之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且請之郤犨欲與之邑

弗受也郤犨晉卿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

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

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

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

有三二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

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其君謂厲公也勝敵而歸必

立新家勝敵敗楚也大夫稱家立新家謂立所幸胥童之屬為大夫立新家不因民

不能去舊不因民之所惡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言郤氏多

怨民所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

邑

季文子論妾與馬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韋

曰仲孫它曾孟獻子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

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華榮華也文子

曰吾亦願之願華後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

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羨妾

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以德榮顯者可

以為國光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它之父仲孫蔑也

獻子囚之七日也囚拘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

子服即它也八十縷為升馬籛不過稂莠籛練也稂童稂也文子聞

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史蘇論驪姬敗國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

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

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

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

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

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

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辜焉何以事君

大罰將及不雅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

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寡臣之

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

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

我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亡無日矣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

奚齊其娣生卓子韋氏曰女子同生謂後生為娣其男則言姝也驪姬請使申

生處曲沃以速懸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晉時

都絳也以倣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為鎮於外以倣備於戎翟無耻辱於國公許之

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

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
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
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
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
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
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
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
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
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也好其色必
授之情情謂許立其子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

且深亂亂必自女戎女戎女兵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

犬子而逐二公子二公子謂重耳奔霍夷吾奔梁君子曰知難本矣

趙宣子論事君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韋氏曰宣子趙宣孟皆也獻子韓厥

也司馬掌軍大夫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干犯也

也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

而莫戮其車朝莫喻速也其誰安之宣子力品而禮之曰吾聞

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阿私曰黨天周以舉義比也忠信舉

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任公為義吾言汝

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

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鬬且論子常必云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韋氏曰鬬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與之

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

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貨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

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

財用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養求者衆妨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

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無舉也

賊兵不是過也公在貨足以賓獻賓享也家貨足以共

用家大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鬬於民郵過也民多鬬

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

日之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

成王楚文王之子頤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糗寒粥也筐器名也羞進也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

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復奉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

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

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死無日

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

後在至于今處鄭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
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子囊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
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
目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
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
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
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不顧於民一
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其於成靈其
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栢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
隨

叔向母論娶

左氏昭二十八年夏六月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

杜氏曰夏姬女也

其母欲娶其黨

叔向曰吾母多而無鮮吾懲舅氏矣

言父多妾媵而無鮮少嫌母氏性

曠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二夫

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

時巫臣一君

陳靈公

一子

夏懲舒

而亡一國

陳也兩卿矣

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

之子子貉之妹也

子貉鄭靈公夷

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

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

女黥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黥

而甚美光可以鑑

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

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

夔舜典樂之君長

生伯封實有豕心

貪棼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類戾也有窮后羿滅之

夔是以不祀羿篡夏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

夏以未喜殺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爲哉夫有

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叔向懼不敢取

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

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姓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

其聲而還曰是豺狼子野心非是魯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敬姜論勞逸

公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

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韋氏曰季孫康子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

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

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

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

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

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言云子與公卿因朝日以脩陽政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脩其事也日中考政與百官

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

載糾虔天刑此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日入監九御使繫

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而後即安即就諸

侯朝脩天子之業命命業事也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

典常也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徹戒也官卿

大夫朝考其職在公之官職晝講其庶政及序其業序次也夜

疋其家事而後即安疋治也士朝而受業受事於朝晝而講貫

也夕而習復復覆也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憾恨也

先公後私之義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

織玄統統所以縣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既織統又

從下而上不結紘冕上之覆也卿之內子為大帶適妻

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列士之妻加

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丞而獻

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丞丞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男女效績愆則有

辟古之制也績功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

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位

也夫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

吾冀其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

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

之季氏之婦不淫矣按敬姜及叔向母皆賢婦也故綴其末

右春秋諸賢論說之辭

議論五

王斗對齊宣王戰國策下同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馬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扶失也春秋傳振干辱矣焉能有四馬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

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近於戲玩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麒麟騏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按此篇生亂世事亂君之

語失之太峻四好之譏亦難於戲玩而大槩要有取焉齊策又有類獨者進說與斗略同而其言有曰堯有九

佐舜有七友禹有五臣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能虛成名
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蓋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
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又
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貴寶矣然大璞不完士生
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也然而形神不全獨願
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
以自娛此亦名言也以
其大體不粹故削之

田需對管燕

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侯乎
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
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厭食而君鵠鶩有餘食下
宮操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
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

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
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
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
魯連乃為書約之矢鮑氏曰纏束書於矢上以射城中遺燕將曰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念不顧燕王之無臣非
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
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

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
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
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
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石
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
之規與聊城共據昔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
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
迷惑粟腹誤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
趙壤削主因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
大臣不足恃國敝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

民距全齊之兵昔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
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

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

云云皆誘惑燕將之辭非事實也

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

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

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

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

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一

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

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鈞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

東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
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
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
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
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
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
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
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
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
變而辭氣不悖二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

駭威信具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
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
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
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羈

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鮑氏曰
按此書以齊閔為宣王蘇代為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
甚衆得為後人傳錄之謬至於此章引栗腹之說聊
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孟好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
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
檢校細覈此史及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略其牝牡驪
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按燕將堅守聊
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連子特為齊計耳故勸之以休兵
歸燕又勸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於其文而不察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

鮑氏曰

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

陵君與壽陵君

皆楚之寵幸臣也輩從

專淫佚侈靡不

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

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

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

趙淹留以觀之

趙淹留以觀之淹亦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郢都

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拚於成陽

人發騶騶也徵莊辛於趙徵謂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

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

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

牢閉養之圈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

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

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

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鈇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

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

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

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

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

俯囑鱧鯉仰囓陵衡衡者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

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事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

落盧集韻落可為鏃治其矰繳矰弋射矢將加已乎白

刃之上被鬪磻集韻鬪利也磻以石着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

以繫矢從高集韻故書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

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

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

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

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楚子誘蔡靈侯殺之于申蔡靈侯之

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

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金

其所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

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主墳阻塞之內而投已乎隨

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栗於是乃以執珪

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鮑氏曰謂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

隅而收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柳子厚漁者對智伯倣此解

觸龍請長安君為質

趙太后鮑氏曰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

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君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

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及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

其面左師各觸龍夙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

久不見宜得罪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郄郄同以已病足因恐后

不能前亦自怨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

飲得無衰乎曰恃鸞輦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

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

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寄祺息其子寄祺名也最少不

肖而臣妻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尸祝之服所謂補服以衛

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沈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

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死則填壑太后曰天

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

異於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

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

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

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

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於燕乃反耳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

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

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

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

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

重器謂名位金玉

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

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

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

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

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

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

臣乎

鮑氏曰觸龍言諒毅皆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於廷怒罵於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

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一士有焉

魏牟對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魏公子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

鮑氏

曰迎客面之有顧則反

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

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

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

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

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

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

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

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

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

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
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輜也輜車旁也以輦喻故云

趙客論建信君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
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
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
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
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
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
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

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

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鄭之法有所謂祭雍者鮑氏曰雍

有蠹則外碾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祭雍者便

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日借此皆能

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

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說林訓月

照天下食於唇諸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王斗魏牟及此

一口所謂理義人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鮑氏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

公魯君興避席擢言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蓋堯舜女今儀狄禹時

人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

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噉噉口有所御也言不

食喜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

至日不覺飽而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

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

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

臨彷徨自上觀下曰臨集韻仿徨仿徉仿佯仿倚也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

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蓋莊王云今主君

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

閭須皆美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
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
王稱善相屬

趙良說商君史記下同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

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

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

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

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

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

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堯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譎譎武王譎譎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軟之藥也軟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為王

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年而東伐鄭二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數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

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駮棄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嚴亮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

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指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二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云至閔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却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也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樂毅報燕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

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
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
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生
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
先王過舉則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
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此自叙所
以事先王之由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
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
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

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
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
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
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
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
宮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
於寧臺臺名大呂陳於元英宮名故鼎及乎磨室當作曆室
徐廣曰磨也歷蒞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自立伯
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
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

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此叙王所以臣聞賢聖之君功

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

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

畜積及至棄君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

令慎庶孽施及乎明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

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

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

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

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此下自白所以去

燕之意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

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

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此結

燕王之心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

敢獻書以聞唯君主之留意焉燕昭王以樂毅為將五

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

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

單聞之乃縱反問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

不早技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

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

樂毅得齊反問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

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

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田單後與騎劫戰

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

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

悔使騎劫於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恐樂毅之降
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
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復
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
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
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又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
則可矣而亦何以與寡人有隙遂指燕歸趙將軍自為計
報書云云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
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間居燕
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
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
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
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
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
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
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
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
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

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
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
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
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
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
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
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
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
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
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
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毅紂之亂也君雖不
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
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
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
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
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
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
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
自累故可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異辭寡人之

罪國人才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然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慙心以成，不過而頌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敢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魯仲連責新垣衍

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燕、楚爭疆為帝，已而後歸。帝今齊

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後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

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又居此圍城之中。而不鮑焦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周之
介士見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莊子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

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柰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負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此語不可為訓而母婢已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

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激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激之不動又愈激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

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

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六臣
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
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
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
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
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
軍五十里適會
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
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
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
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
去終身不復見。按魯仲連之語不皆粹以其反復言

帝秦之害有功於當時而雄俊
明辯可為論事之法故取焉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
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
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
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
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推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
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
倨應侯因讓之曰子當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
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

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
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
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
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
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
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
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
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
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
澤之欲困己以說復諺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

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
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怒欺舊友奪魏公子
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
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
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王彊國不辭禍
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
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
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
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
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

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于忠而不能存，戢于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

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悃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植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

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趣執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感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感於貧

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忘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

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

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豎章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誣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

賜之險塞大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
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
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
公吳越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鑿於水者見面之空鑿於
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
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
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
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
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
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反者

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
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昨敬受命於見
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
東來者曰蔡澤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
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
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
因謝病請
歸相印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
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鷁徐廣曰呂靜曰鷁野鳥也音龍小矢
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
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

魏燕趙者騏馮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
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
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
而囊載也。其樂非持朝多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
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
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
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
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
也。王績繳蘭臺。徐廣曰。績。蔡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
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澹新繳。射嚼

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宮。夕發涓丘。夜加
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
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狶。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
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
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
也。余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
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郟
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澹新繳。涉鄆塞而待秦之倦
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
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

臂傳楚鄢郢。虜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執有地利。奮翼鼓旂，方二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脊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信陵君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忘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

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平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

上黨而攻疆趙是復得關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
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
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
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隨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
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左徐廣曰一無左字召陵與
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
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
固有懷茅徐廣曰在脩武軹縣有茅亭邢丘徐廣曰有平臯城境津以臨河
內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徐廣曰成臯得垣
雍徐廣曰垣雍城左卷縣卷縣屬外地決滎澤水灌大

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
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
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患
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有河山以闡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
徐廣曰林鄉在宛縣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
臺隋垂都焚一云魏山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
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乎字史記齊
闕止作監字闕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
在東平須昌縣

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闡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工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主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審使道安成。

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受魏重。魏畏韓。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按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為

論事之法

蘇秦說六國合從

蘇秦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

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
頰西有雲中九原南有碣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
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
焉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
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車殺將無
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
甲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
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
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
地數千里雖得燕之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
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
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渡漳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
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
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
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
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
迫疆趙南近齊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
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
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
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

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
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
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
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
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
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
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
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
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
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
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
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
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
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
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
絕河內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
孰計也夫秦下軼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
銷鏖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
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
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

東之建國莫疆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
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
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
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
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
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則禍必中於趙
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聞堯无三夫之分舜无
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
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万立為
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疆弱內度
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
已形於胷中矣豈梟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
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
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与見破
於人也臣人之与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
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
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
被秦患而不与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

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
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疆兵
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
齊楚燕趙之從親以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
之上通質刻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
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
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
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阜魏塞其道趙
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
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
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
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
國從親以擯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
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
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
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
雙錦綉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
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
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
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

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箕山棠谿墨陽合罽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馮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咳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腹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黃粟無胥西

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无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轉輸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天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休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繡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人禽夫差於于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三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以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效一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交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散邑趙王使臣效愚

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
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故以國從因東
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
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
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
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
海也臨苗之中七方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
七十二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苗之卒固已二十
一萬矣臨苗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
筑鬪鷄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苗之塗車載擊六有摩
連在成惟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
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
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
為与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
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
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
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
之地過衛晉陽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
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
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

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
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
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
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
說趙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
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四
塞郟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
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
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
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
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
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
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
至而后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
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
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
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
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
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

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事秦。秦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交疆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散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率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即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

李斯諫秦王書

李斯為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依注瀧渠。己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

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施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不致昆山之玉。不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鐵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

箬傳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綉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
雅化佳台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
拊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
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
者逐然則非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
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
壤故能成其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
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異國四時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敵也今乃棄
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
不敢西向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
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
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
於諸侯求國无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
李斯官。按魏秦游說之士李斯焚書之人其辭雖
工不當与正宗
之列姑附于此

陳餘遺章邯書

秦二世二年章邯項羽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相國趙高顛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邯書云

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

服趙恬也攻城略地

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

數千里

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

竟斬陽周

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

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

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

諛日久令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

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

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慮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師古曰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秦也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邯使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水南殷虛上

酈食其說齊王廣

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維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延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

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濶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延從其畫復守教倉而使食其說齊王

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

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

安君破北魏舉二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社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

隋何說淮南王布

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侯

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隋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見之

隋何云云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隋何曰大王與項王俱

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

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

自將為楚軍先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

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

王宜掃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掃者謂盡舉之如掃地之為

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

手曰拱孰誰也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

空名以鄉楚師古曰提舉也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

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

負之以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於身上若言被也以其背明約而殺

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

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

兵間以梁地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

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

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

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

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

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

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

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

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若在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

右戰國策士談說之辭凡十有九事

按鄒陽傳：梁孝王令人刺殺袁

盜事敗。王恐誅。思鄒陽言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往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子行必往見王長君。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盜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憐憐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

累如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為上精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庾。夫仁人之於兄弟。无藏怒。无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逸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洽。是時去戰國未遠。故談說之士巧於解人主之意。如此。然陽之言近於正。故附焉。

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

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

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

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

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

何因說布曰。事已構。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

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

右戰國策士談說之辭。凡十有九事。按鄒陽傳。梁孝

王令人刺殺。袁

盜事敗。王恐。誅思鄒陽言。辭謝之。齊以千金。令求方

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

計。往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子行必往見王。長君。鄒

陽發寤。寤於心曰。敬諾。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者。王美

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竊聞

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

理者。今袁盜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憐

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

累。如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奈何。陽曰。

長君誠能為上。精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

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

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

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

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夫仁人之於兄弟。

無藏怒。无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

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

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逸賊。春秋以為親親之

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

過也。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

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洽。是時去

戰國未遠。故談說之士。巧於解人主

之意。如此。然陽之言。近於正。故附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六



